

我国普通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 设计、实践与启示^{*}

陆国栋 王小梅 张 聪 陈临强

摘 要:教师发展是高校发展之基,教学发展是教师发展之基。梳理国内外教师教学发展理论,结合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实际,确定我国普通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研发目的、对象、原则以及“6+1”指标体系和模型,即教师团队、教改项目、教材项目、教学论文、教学成果奖、教师培训基地以及教师教学竞赛。通过多渠道数据采集,对我国普通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进行研发,并分析其概貌和特点。在数据分析基础上,对我国普通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的进一步治理提出启示与建议。

关键词:普通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6+1”

2018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提出“中国梦的实现,关键在人才,基础在教育,根本在教师”“要全面提高高等学校教师质量”,“全面开展高等学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系列活动”。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将“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列为十大战略任务之一。说明教师发展是教育发展的奠基石的作用进一步彰显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然而,在绩效管理背景下,过分追求“科研 GDP”或“学科 GDP”已严重抑制教师教学积极性,并在客观上促成大学科研和教学“两张皮”现象^[1],教师教学发展的“弱化”严重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哈瑞·刘易斯曾指出,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和储存地,这些大学是成功的,但它们忘记了更重要的教育学生的任务^[2]。这说明教师教学关注度的偏移似乎是世界高等教育之“通病”。引导教师投入教学,促进教师教学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当务之急。

声誉机制是“倒逼”大学政策调整的有效手段之

一,第三方评价是一种常见的声誉机制调节手段。高校教师教学活动和教学发展由于边界的模糊性和内涵的复杂性带来教师教学质量和发展状态衡量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教师教学发展面临“口号响,落地难”“理念好,操作难”的尴尬情景,如何激发教师教学发展?引入第三方评价的声誉机制调节作用成为破解以上难题的可能尝试。鉴于此,课题组在系统研究我国高校教师发展历史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分析,梳理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维度,以期用一个边界清晰、内涵明确的“指数”来表征我国高校的教师教学发展现状和生态,以此“倒逼”高校更加重视教师教学发展,进一步夯实人才培养中心地位,为更好地实施高教强国战略服务。

一、文献综述

高校教师发展的概念最早出现于 1973 年拉尔夫(Norbert Ralph)所撰写的《高校教师发展的阶段》一书^[3]。1975 年,弗兰西斯(John B. Francis)首次对高校教师发展下了一个相对明确的定义:“为满足学生、院系和高校教师自身需要,在院系层面开展的一系列改善教师态度、技能和行为的活动,以使它们能够更好、

^{*} 本文受 201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我国校企合作教育模式的最佳实践与政策研究”(17JJDGC010)、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竞赛评估与管理体系研究”项目、2018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18JJDGC036)的资助

更有效地胜任。”^[4]但弗兰西斯的定义指向组织层面,而非教师个人的教学发展。同年,伯奎斯特(William H. Bergquist)和菲利普斯(Steven R. Philips)提出高校教师发展三维度理论模型:个人发展、教学发展和组织发展^[5]。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探讨教师发展时往往将其内涵等同于教师教学发展^[6-9]。1985年,艾博尔(K. E. Eble)和迈克伊骑(W. J. McKeachie)等在伯奎斯特的模型基础上增加了课程发展维度^[10],使得教师教学发展得到更多关注。1990年,博耶(Ernest Boyer)在《学术反思》报告中首次提出“教学学术”概念,指出“教学支撑着学术,没有教学的支撑,学术的发展将难以为继”^[11]。更是将教师的教学发展提到了更高的高度。90年代之后,受到博耶的“多元学术观”的影响,“高校教师发展”的概念逐渐固定下来。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NEA)在《高校教师发展:增强一种国家资源》中对“高校教师发展”的界定,认为高校教师发展应该包括:教学发展、专业发展、个人发展和组织发展,四个维度是一个整体,但是教学发展应该是教师发展的核心部分^[12]。

虽然教师教学发展的核心地位从理论研究上得到确立,但目前教师教学发展却面临组织属性的边界刚性制约、教师学术职业与教学专业修习路径补偿、教学与科研张力失调,特别在大学综合排行、科研学科排名等社会评价引导下,人才培养与教学工作地位日渐式微。有学者呼吁:加快建立健全研究与教学关联的评价制度,改变科研为首的大学评价制度,增加教学在大学评价中的权重^[13]。本研究拟开发的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就是对此的直接回应。

二、全国普通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设计

(一)指数设计目的

“指数”研发目的可概括为:廓清边界、引导高校、完善体系。“廓清边界”是指指数的研发旨在厘清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的内涵、边界,并且以可观测、可量化的指标加以表征。“引导高校”是指以全国普通本科院校为分析对象,以第三方评价的方式向社会公布,以期通过声誉机制调节高校政策导向,引导高校更好地投入教师教学发展培养,提高教师教学发展水平,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完善体系”是指通过教师教学发展指数的研发,助力高校教学质量持续改进,完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提高高等教育治理能力。

(二)指数分析对象

根据2017年5月31日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及2018年我国普通高校调整实际,目前我

国共有本科院校1246所,高职院校1383所。全国普通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拟覆盖本科和高职,第一轮只发布本科指数,适时推出高职指数。

(三)指数研发原则

1. 关注教学。教师教学发展指数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教学”,所有指标都指向教学或与教学高度相关。虽然对于高校教师而言,科研对教学具有重要的反哺作用,但由于两者联系的松散性,在教师教学发展指数中不考虑科研指标。从某种程度上讲,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的设计是对目前大学排行榜过于关注科研结果的一种补充和调节,是从另一个角度向社会呈现高校发展面貌。

2. 关注教师。教师是教师教学发展指数各个数据点的主体,也即“指数”所采集的数据都是以一线教师为主体,是真正从事教学的教师个体或团体发展的表现,而非其他。

3. 关注积累。教师的成长有其特定的规律性和阶段性,高校教师整体的发展更与每个教师的成长息息相关,也与高校教师发展政策成效以及辐射作用等息息相关,且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指数”的数据采集关注历史积累。

4. 关注发展。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阶段性,把高校作为分析单位来看,其教师教学发展整体状态与该校建校时间、发展历史息息相关。所以在数据分析中,课题组将高校自身的发展历史也作为一个类别变量纳入分析,如分析“年轻高校”的教师教学发展生态。

5. 关注成果。要对某一个对象做出价值判断的前提是对象必须有清晰的内涵和明确的判断标准。需要化繁为简,从众多复杂的现象中抽取最能表征事物本质的核心要素是科学评价活动的重要步骤。教师教学发展是在同性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彰显个性、不断创新的过程^[14],对个体而言,这个过程是复杂的、边界是模糊的,但是对高校而言,却可以通过教师教学发展各个方面的成果加以表征。由于各类教师教学发展成果在取得的过程中就已经包含了各个高校教师教学水平的筛选,成果类指标可以看作是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状态的关键评价指标。

(四)理论模型及指标体系

在以上指数研发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多轮研讨会和专家意见征询,课题组将我国普通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设定为6个方面和1个特殊维度,简称“6+1”,并分别命名为“教师团队”“教改项目”“教材项目”“教学论文”“教学成果奖”“教师培训基地”和

“教师教学竞赛”。

1. 教师团队。教师团队主要指向高校教师个体在教育教学方面所获得的相关能力认定或荣誉,是教师个体属性的表达。进一步细分为立德树人、教学名师、教学团队、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指导教师。其中,“立德树人”主要指教师个体由于教育教学方面的突出表现而获得的由各级各类主管部门正式颁发的荣誉性称号,进一步分为个人荣誉,如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高校优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师德标兵等;集体荣誉,如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师德建设先进集体等;社会声誉,如全国十大最美老师、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教育类)等。“教学名师”主要指由部委所颁发的对教育教学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荣誉称号,如教育部教学名师奖、中组部“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等。“教学团队”主要指由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级的教师教学团队,如国家级教学团队等。“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是指由教育部或相关部委认定的普通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包括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和成员。“指导教师”是指在某方面指导学生具有突出贡献的优秀教师,如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等。

2. 教改项目。教改项目统指国家级层面,以项目形式确立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探索。从内容的角度,可以分为综合类、专业类、课程类、教学基地类和实验实践类教改项目。“综合类”教改项目是指以学校、学院或某一方面改革为内容的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如世界银行“大学发展贷款项目”“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六卓越一拔尖”培养计划等。“专业类”教改项目主要指聚焦于某一类(或大类)专业改革的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如国家级特色专业、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等。“课程类”教改项目主要指聚焦于课程改革的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如国家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精品资源共享课、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等。“教学基地”是指聚焦于基地建设的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如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工科基础课程教学基地等。“实验实践类”项目主要指聚焦于大学生实验实践能力培养的相关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如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等。

3. 教材项目。教材项目是指高校获得的国家级层面认定的教材。教材是教师对课堂教学的理性反思和经验总结,是高校教师教育教学实践和改革的浓缩与精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校的教师教学发展水

平。因此,我们把教材项目单列为一个一级指标。目前来看,国家级层面的教材主要包括:中宣部或教育部组织编写且已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4. 教学论文。教学论文是教师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校教师的整体教育教学水平。为加强教育科学研究,以高水平的教育科研支撑高水平的教育教学,《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从2003年3月起启动了全国范围内有关高等教育科研论文成果的汇编统计工作^[15],发布年度全国高校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统计分析结果。在研究中,《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每年会遴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作为论文遴选期刊,14家到18家不等。本研究采用2009年到2018年十年间《中国高教研究》全国高等教育科研论文成果统计分析中的数据作为指标衡量各个高校教师教学论文维度的评价指标。十年间共有21家教育类核心期刊进入汇编。纳入分析的论文剔除了广告、短评、博士论文提要、投稿须知、征订启事、学术动态等文献信息以及教育综合类期刊中非高教类的文献。

5. 教学成果奖。教学成果奖是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重要成果的认定,是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其中,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国家在教学研究和实践领域中颁授的最高奖项,每4年评审1次,获奖项目需要在教育教学领域及实践中取得重大突破。普通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遴选了从1989年到2018年共8次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普通高等学校获奖数据作为研究单位纳入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指标中。此外,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组织评审的研究生教育成果奖自2014年以来已经有3届历史,旨在奖励在研究生教育的理论研究与教育教学实践工作中开拓创新、做出突出贡献、取得显著成效的集体和个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校研究生教育教学成果。

6. 教师培训基地。教师培训基地指的是教育部出台的专门针对教师开展相关培训的基地,目前主要有两类,一类为教育部2012年启动并审批设立的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另一类是“西部受援高校教师和管理干部进修锻炼项目”基地,该项目要求参加高校的教师和管理干部对相应西部结对高校进行进修锻炼,为西部高校提供相应的结对帮助,并给予相应的资金扶持。这也可以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教师教学发展的培训训练,因此把该项目列入教师培训

基地一级指标。

7. 教师教学竞赛。教师教学竞赛是高校教师通过教学相长、教学交流、“磨课”“展课”“辩课”等多个环节,引领教师加深教学感悟、提升教学能力^[16],教师参加全国性教师教学竞赛的结果是教师教学能力的一项重要表征,高校教师教学竞赛获奖结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校的教师教学发展水平。因此,课题组在指数中设立了“教师教学竞赛”一级指标以考察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水平。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从 2018 年开始启动全国普通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在 2018 年 2 月 2 日正式发布《全国普通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研究报告(2012—2017 年)》。2019 年 2 月 22 日,在杭州又发布了 2012—2018 年的教师教学竞赛研究报告。该报告对我国高校教师参加教师教学竞赛的获奖情况做了梳理并给出了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的状态数据。本研究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所公布的普通本科院校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作为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教师教学竞赛”一级指标的数据来源。

(五)建模方法与结果

现实世界纷繁复杂,研究对象往往有诸多影响因素,面对复杂的评价问题,某种具体的评价方法总是从一个角度刻画被评价对象,并可能带来评价结论的不一致^[17]。对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状态进行“指数”刻画实质上就是一个复杂的评价问题,采用综合评价的方法从多个方面刻画被评价对象往往是对复杂评价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法。本研究采用主客观相结合逐步迭代的思路进行建模,通过多轮迭代,不断修正指标,使得单项指标和总分指标的权重均符合专家判断,得到最终的权重体系。

三、全国普通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研发的初步实践

(一)数据采集

通过申请教育部信息公开、档案馆查询、网站查询、长期积累等多种途径,采集普通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在教师团队、教改项目、教材项目、教学论文、教学成果奖、教师培训基地和教师教学竞赛 7 个一级指标中的数据,共采集到原始数据 38 万余条。

(二)指数形式

多元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有不同的资源获取渠道和成效,有不同的生源结构和特点,多元发展需要多样评价,同质性高校的横向比较才更有意义。因此,在指数的发布形式上,除了总榜单之外,根据学校发展的学科类型、资源获取类型以及发展特

点,课题组形成多个分榜单。(见表 1)

表 1 我国普通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发布数量
1	全国普通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2019 版预发布)	前 300
2	“双一流”建设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2019 版预发布)	全部
3	地方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2019 版预发布)	前 100
4-1	综合类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2019 版预发布)	前 20
4-2	理工类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2019 版预发布)	前 20
4-3	人文社科类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2019 版预发布)	前 20
4-4	农林类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2019 版预发布)	前 20
4-5	医药类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2019 版预发布)	前 20
4-6	师范类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2019 版预发布)	前 20
5	民办及独立学院教师教学发展指数(2019 版预发布)	前 20

(三)指数特点

总而言之,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主要呈现以下 7 个方面的特点,概括为“1+6”。“1”是指指数面向所有高校,是所有普通高校的俱乐部,相信不久的将来,无论是本科还是高职院校都将拥有自己的教师教学发展指数,方便高校进行横向比较、对标发展;其余 6 个特点分别为:①高校分布广:从研发结果来看,目前 97%的本科院校已经进入指数覆盖范围;②涵盖时间长:指数所包含的项目最早可以追溯到 1989 年,时间涵盖 30 年,充分关注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的历史和积淀;③考虑因素多:指数从高校教师发展的平台、载体到成果,共设计了 7 个一级指标,38 个二级指标和 52 个三级指标,全方位展示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生态;④信息采集全:通过申请教育部信息公开、档案馆查询、网站查询和长期积累等多种方式,共采集 38 万余条数据,数据量庞大;⑤方法科学合理:指数研发过程充分考虑了大数据的客观属性和人们对教师教学发展各个指标的主观判断,通过主客观综合,迭代拟合的方式进行建模,保证了指数研发的科学性和合理性;⑥模型公开透明:课题组将公开全部模型和指标,并且为学校提供免费查询账号。每所学校都可以查询自己近 30 年来的所有教师教学发展原始数据。

四、全国普通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概貌及启示

(一)指数的非均衡分布折射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段”断档现象

多元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从发展水平上来看,理论上应该基本符合正态分布,也即有一部分“领头羊”学校,起到引领教育教学改革的作用,一部分高校可能由于种种原因面临诸多发展问题,大部分应该属于中间部分,通过差异性发展达到一个整体均衡。理论上而言,高校教师发展也应该遵循这样的发展规律和生态。用各高校教师教学发展“6+1”个维度所获得的项目数作为分析单位,用正态 P-P 图

和直方图考察我国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的整体生态,结果发现整体而言,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整体生态离开正态分布较远。(见图1、图2)所有学校项目数均值为288项,中值只有142项,呈现右偏态,偏度达到3.344。说明少数高校所获得的项目数拉高了平均数,而大部分高校所得的项目数处于较低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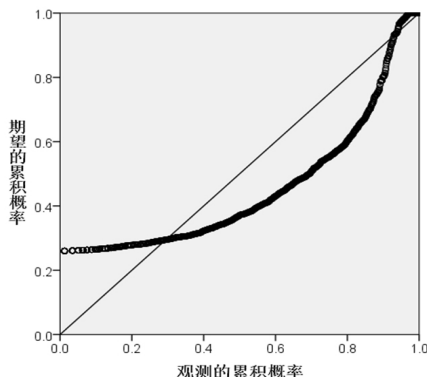


图1 项目数的P-P图态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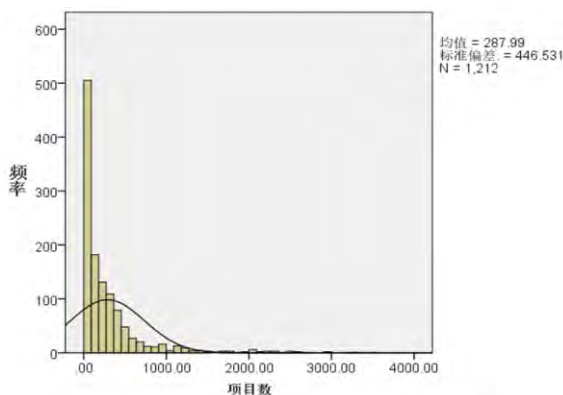


图2 项目数分布的直方图

那么,这种极右偏态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将高校分类型做比较后,可以从重点建设政策找到端倪。重点建设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政策导向,从“985工程”“211工程”,到“2011计划”以及现在正在实施的“双一流”建设,其核心特点是资源驱动型发展,通过大投入期待大发展。由此可能带来部分顶端高校快速发展,而中间段高校跟不上,导致前端和中段相脱节的情况。将目前获得较大资源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一组,非“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一组,分两组考察其项目数,发现“双一流”建设高校项目数大部分位于1000项以上,而其他非“双一流”建设高校项目数绝大部分位于500项以下,中间的差距不可谓不大。在“双一流”建设高校内部,奖项数量基本呈现45度线性分布,而非“双一流”建设高校维度,除了个别高校获得较高的项目数以外,其他高校的项目数比较均匀,处于“低质均衡”态势,再次证明了我

国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中间”断档的现象。

(二)指数的区域差异印证我国高等教育的区域不平衡

以各高校在“6+1”维度所获得的项目数为分析对象,分析不同区域本科院校在教师教学发展维度所得项目数分布的差异性。从比例来看,东部高校所获得的项目数占有项目数的49.66%,其次为西部高校,占比19.84%,然后是中部高校,占比19.52%,东北地区由于省份少,占比10.99%。控制学校数量后,计算校均项目数,结果显示,东部>东北>中西部,分别达到342项,275项和230项(中西部校均项目数相同),差距仍然明显,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相呼应。

(三)指数的内部结构不平衡提示我国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短板

经过多年积累,多轮研讨,通过多种途径,尽可能全面地采集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数据,可以说目前数据库基本涵盖了几乎所有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的关键指标。通过对一级指标项目数的频数分析,发现我国本科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整体而言可能存在两大短板。其一,教学成果奖过于单一。从数据来看,教学成果奖目前只包含两类奖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和研究生教学成果奖),不仅类别少,而且获奖学校有限,需要考虑通过增加奖项等途径鼓励更多高校更好地投入本科教学。其二,教师教学培训过于薄弱。从数据来看,全国性教师教学培训基地数据占有教师教学发展项目数据的比例不到1%,类型也只有两类。教师并非天生就是教学能手,需要进行不断的培训和培养,需要在教学中有引导地开展反思和持续改进,基础是需有良好的培训组织。因此,建议在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的辐射下,各省尽快建立省级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真正将教师教学发展培训落地,使得教师教学培训更接地气、更具针对性、更有活力。

与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类似,此次首先推出本科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下一步将适时推出高职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希望高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的推出能够为高校教师教学发展再加“一把火”,从各个维度推进高校教师教学投入,夯实人才培养基础。

(陆国栋,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浙江杭州 310058;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浙江杭州 310058;王小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编审,北京 100191;张聪,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副研究员,浙江杭州

310015;陈临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教授,浙江杭州 310018)

参考文献

- [1] 康翠萍,王磊.高校教师教学发展应纳入学术发展轨道[J].教育研究,2016(12).
- [2] 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M].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
- [3] RALPH N. Stages of faculty development[J]. 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1973(1): 61-68.
- [4] FRANCIS J B. How do we get there from here? program design for faculty development[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1975, 46(6): 719-732.
- [5] BERGQUIST W H, PHILIPS S R. Components of an effective faculty development program[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1975, 46(2): 177-211.
- [6] RIEGLE R P. Conceptions of faculty development[J]. Educational Theory, 1987(1): 53-59.
- [7] ROBERT B. Reexamination of traditional emphases in faculty development[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1984, 21(2): 195-209.
- [8] WATSON G, GROSSMAN L H. Pursuing a comprehensive faculty development program: making fragmentation work[J].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1994(72): 465-473.
- [9] SMITH A B. Faculty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M]. 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1976: 13.
- [10] EBLE K E, MCKEACHIE W J. Improv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rough Faculty Development[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5: 1.
- [11] 博耶.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M].涂艳国,方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65.
- [12] BLEDSOEGB. Faculty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Enhancing a National Resource. To Promote Academic Justice and Excellence Series[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91: 11-12.
- [13] 苏强,吕帆,林征.大学教师教学发展的理性思考与超越之维[J].教育研究,2015(12).
- [14] 焦燕灵.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的内涵、意义与路径指要[J].教育探索,2013(4).
- [15] 《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2000—2002年全国高等教育科研论文成果基本统计与排序[J].中国高教研究,2003(6).
- [16] 陆国栋,赵春鱼,颜晖,等.本科院校教师教学竞赛发展现状及模式创新[J].中国高教研究,2019(1).
- [17] 陆国栋,吴英策,陈临强,等.基于主客观综合的高校大学生竞赛治理评价探索[J].中国高教研究,2019(5).

Teachers' Teaching Development Indicator of Undergraduate College in China: Design, 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

LU Guodong^{1,2} WANG Xiaomei³ ZHANG Cong¹ CHEN Linqiang⁴

(1.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2. Chinese Society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Hangzhou 310058;

3. China Associ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eijing 100191;

4.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Teacher developm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ity development, and teaching developm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teache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eacher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the purpose, object, principle and “6+1” indicator system of the teacher teaching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re determined. The content of the “6+1” indicator system includes teacher team, teaching reform project, teaching material project, teaching paper, teaching achievement award, teacher training base and teacher teaching competition. Through multi-channel data collection, the research of the teaching development indicator of teachers in ordinary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n China is researched, and its profile and characteristics a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the enlightenment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teaching development in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n China are proposed.

Key words: undergraduate college; teachers' teaching development; indicator; “6+1”